

四修宗谱叙（序）

我们认为一个家族有谱就如一个国家有史一样，国史不修，那么其始创开基以及兴盛衰废，会随着年代久远而难以做到数典不忘。而查找、考证文献又不免有不齐全之忧，寻找宗亲也有只求概况而不全面的担心。家谱不修，则一族的支派源流亦难以彰显过往和考证未来，先祖的辈分如何排列、后嗣的尊卑如何分别，族亲的从属关系以什么来联结、亲疏关系怎么分辨，这些问题都会茫然而无所适从！所以历代前辈都以急切修谱作为重要事务。如今开会讨论四修宗谱，谁敢说此事不重要而不去努力从事吗？但现在修谱也有难处：时世艰难、物价高昂、人工艰贵，一旦动作起来，所需费用甚巨，这是开办较难；即使向族中捐派，而各房的公共储蓄也寥寥无几，虽然人丁繁盛，但缺少殷实之户，大半是中落之家，这是集费难；加之安艾我对于敬宗收族之事毫无经验，而要期求正确无误则是难上加难。只有房叔膏丞公三修

谱牒，而至今忽忽然已三十八年了，数十年中，子孙的生齿不知有多少了，老弱病丧也难以想象和计算了，生年月日既茫然无法考证，丘墓葬向也漫然不可考查，户口繁多、住址分散、甚至至亲之族人都视若路人，这真是愧对祖上啊。而安艾我由族众公推为四修谱的主修，虽然自己知道才能难以胜任，但也不得不勉为其难。所幸的是，三修谱编辑有典章、有规则，世系源流明朗可查，使安艾我朝夕检阅，有示范所取，又赖各房族众兄弟、叔侄共同勤奋努力，终于使四修谱成功修辑。谱事虽竣工，但岂敢说尽善尽美，可告而无罪于先灵吗！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心思或有不到之处，即不免有遗漏之弊和差错的担心，使我不安而难眠，这尚希望后来贤能之人继承续修，留心检査，删繁改错，补缺祥略，则本人无毫发之遗憾，至于能达到完善的程度，符合家族大众的要求而使之通用，则是我心默默祈祷之事也。

时中华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庚午春仲下浣（下半月）吉日

二十七派嗣孙安艾（字季良）谨撰并书